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陳書卷二十九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三

宗元饒司馬申毛喜蔡徵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敬聞仕梁世解褐本州主簿遷征南府行參軍仍轉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為主簿高祖受

禪除晉陵令入為尚書功論郎使齊還為廷尉正遷大僕卿領本邑大中正中書通事舍人尋轉廷尉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時高宗初即位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咨之臺省號為稱職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裒贓汙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臣聞建旗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狀天網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裒

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剋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沆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寘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哀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降本資悲依免官之法遂可具奏吳興太守武

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並驕蹇放橫元饒
案奏之皆見削黜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
治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民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
多所裨益遷貞威將軍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
民租課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
詔加散騎常侍荆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尋以本官重
領尚書左丞又為御史中丞歷左民尚書右衛將軍領
前將軍吏部尚書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四詔贈侍

中金紫光祿大夫官給喪事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
通梁尚書左民郎申早有風槩十四便善弈棋嘗隨父
候吏部尚書到仲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
焉子春素知申即於坐所呼與對弈申每有妙思异觀
而奇之因引申遊處梁邵陵王為丹陽尹以申為主簿
屬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菜食終身梁元帝承
制起為開遠將軍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

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僧辯
歎曰此生要鞬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
績僧辯之討陸納也申在軍中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
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
顧申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除散騎侍郎紹泰
初遷儀同侯安都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除安東臨川王
諮議參軍天嘉三年遷征北諮議參軍兼廷尉監五年
除鎮東諮議參軍兼起部郎出為戎昭將軍江乘令甚

有治績入為尚書金部郎遷左民郎以公事免太建初
起為貞威將軍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九年除秣陵令
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巢于縣庭秩滿頃之預東宮
賓客尋兼東宮通事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舍人如故
及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蕭
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因入城中收其府庫後主深嘉
之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始縣伯邑四百戶兼中書
通事舍人尋遷右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以疾還第

就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
久之下詔曰慎終追遠欽若舊則闔館定謚抑乃前典
故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文始縣開國伯申忠肅在公清
正立已治繁處約投軀殉義朕任寄情深方康庶績奄
然化往傷惻于懷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為侯增邑
為五百戶謚曰忠給朝服一具衣一襲剋日舉哀喪事
所須隨由資給及葬後主自製誌銘辭情傷切卒章曰
嗟乎天不與善殲我良臣其見幸如此申歷事三帝內

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間軍國大事指麾斷決無有滯留
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也祖稱梁散騎侍郎父栖忠
梁尚書比部侍郎中權司馬喜少好學善草隸起家梁
中衛西昌侯行參軍尋遷記室參軍高祖素知於喜及
鎮京口命喜與高宗俱往江陵仍勅高宗曰汝至西朝
可諮臬毛喜喜與高宗同謁梁元帝即以高宗為領直
喜為尚書功論侍郎及江陵陷喜及高宗俱遷關右世

祖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高宗反國喜於郢州奉迎又遣喜入闕以家屬為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至京師高宗時為驃騎將軍仍以喜為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世祖嘗謂高宗曰我諸子皆以伯為名汝諸兒宜用叔為稱高宗以訪于喜喜即條牒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世祖世祖稱善世祖崩廢帝

冲昧高宗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知朝望有歸乃
矯太后令遣高宗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措言喜即馳
入謂高宗曰陳有天下日淺海內未夷兼國禍併鍾萬
邦危懼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省方當共康庶
績比德伊周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加
三思以喜之愚須臾聞奏無使姦賊得肆其謀竟如其
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請高
宗曰宜簡選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高宗

驚曰子高謀反即欲收執何為更如是邪喜荅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為杖順然甚輕狎恐不時授首脫其稽誅或愆王度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高宗深然之卒行其計高宗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高宗將議北伐勅喜撰軍制凡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尋遷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以定策功封東昌縣侯邑五百戶又以本官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太建三

年丁母憂去職詔追贈喜母庾氏東昌國太夫人賜布
五百匹錢三十萬官給喪事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杜緬
圖其墓田高宗親與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尋起為
明威將軍右衛舍人如故改授宣遠將軍義興太守尋
以本號入為御史中丞服闋加散騎常侍五兵尚書參
掌選事及衆軍北伐得淮南地喜陳安邊之術高宗納
之即日施行又問喜曰我欲進兵彭汴於卿意如何喜
對曰臣實才非智者安敢預兆未然竊以淮左新平邊

民未乂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豈以弊卒疲兵復加深入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為不若安民保境寢兵復約然後廣募英奇順時而動斯久長之術也高宗不從後吳明徹陷周高宗謂喜曰卿之所言驗於今矣十二年加侍中十三年授散騎常侍丹陽尹遷吏部尚書常侍如故及高宗崩叔陵構逆勅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又加侍中增封井前九百戶至德元年授信威

將軍永嘉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初高宗委政於喜喜亦勤心納忠多所匡益數有諫諍事竝見從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唯略地淮北不納喜謀而吳明徹竟敗高宗深悔之謂袁憲曰不用毛喜計遂令至此朕之過也喜既益親乃言無回避而皇太子好酒德每共幸人為長夜之宴喜嘗為言高宗以誠太子太子陰患之至是稍見踈遠初後主為始興王所傷及瘡愈而自慶置酒於後殿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而命喜于

時山林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憚欲諫而後主已醉
喜升階佯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疑之
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但欲阻我懼宴非我
所為故姦詐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我欲將乞
鄱陽兄弟聽其報讐可乎對曰終不為官用願如聖旨
傳緯爭之曰不然若許報讐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
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乃以喜為永嘉內史喜至郡
不受俸秩政弘清靜民吏使之過豐州刺史章大寶舉

兵反郡與豐州相接而素無備禦喜乃修治城隍嚴飭器械又遣所部松陽令周磻領千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為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喜在郡有惠政乃徵入朝道路追送者數百里其年道病卒時年七十二有集十卷子處沖嗣官至儀同從事中郎中書侍郎

蔡徵字希祥侍中中撫軍將軍景歷子也幼聰敏精識彊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翔字仲舉嗟其

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
之不以道徵供持並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為
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希祥梁承聖初高宗為南徐州
刺史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天嘉初遷始興王府
法曹行參軍歷外兵參軍尚書主客郎所居以幹理稱
太建初遷太子少傅丞新安王主簿通直散騎侍郎晉
安王功曹史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中舍人如故丁
父憂去職服闋封新豐縣侯授戎昭將軍鎮石新安

王諮議參軍至德二年遷廷尉卿尋為吏部郎遷太子
中庶子中書舍人掌詔誥尋授左民尚書與僕射江總
知撰五禮事尋加寧遠將軍後主器其才幹任寄日重
遷吏部尚書安右將軍每十日一往東宮於太子前論
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勅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
取徵議決俄有勅遣徵收募兵士自為部曲徵善撫卹
得物情旬月之間衆近一萬徵位望既重魚聲勢熏灼
物議咸忌憚之尋徙為中書令將軍如故中令清簡無

事或云徵有怨言事聞後主後主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有固諫者獲免禎明三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權知中領軍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於鍾山南崗勅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城陷隨例入關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宦皇家戚屬及當朝制度憲章儀軌戶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對然性頗便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

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奈我朝
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所啓拜訖即追
還徵不修廡隅皆此類也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
言輒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尚書民部儀
曹郎轉給事卒時年六十七子翼治尚書官至司徒屬
德教學士入隋為東宮學士

史臣曰宗元饒夙夜匪懈濟務並時司馬申清恪在朝
攻苦立行加之以忠節美矣毛喜深達事機匡贊時主

蔡徵聰敏才賸而擅權自蹟惜哉

陳書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陳書卷三十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四

蕭濟

陸瓊

子從典

顧野王

傅綽

章華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博通經史諂梁武帝左氏疑義三十餘條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太常卿南

陽劉之遴竝與濟討論績等莫能抗對解褐梁祕書郎
遷太子舍人預平侯景之功封松陽縣侯邑五百戶及
高祖作鎮徐方以濟為明威將軍征北長史承聖二年
徵為中書侍郎轉通直散騎常侍世祖為會稽太守又
以濟為宣毅府長史遷司徒左長史世祖即位授侍中
尋遷太府卿丁所生母憂不拜濟毗佐二主恩遇甚篤
賞賜加於凡等厯守蘭陵陽羨臨津臨安等郡所在皆
著聲績太建初入為五兵尚書與左僕射徐陵特進周

弘正度支尚書王瑒散騎常侍表憲俱侍東宮復為司徒長史尋授度支尚書領羽林監遷國子祭酒領羽林如故加金紫光祿大夫兼安德宮衛尉尋遷仁威將軍揚州長史高宗嘗勅取揚州曹事躬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乃顧謂左右曰我本期蕭長史長於經傳不言精練繁劇乃至於此遷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復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而卒時年六十六詔贈本官官給喪事

陸瓊字伯玉吳郡吳人也祖完梁琅邪彭城二郡丞父雲公梁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瓊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集品到溉朱异以下竝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有勅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永

定中州舉秀才天嘉元年為寧遠始興王府法曹行參
軍尋以本官兼尚書外兵郎以文學轉兼殿中郎滿歲
為真瓊素有令名深為世祖所賞及討周廸陳寶應等
都官符及諸大手筆竝中勅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
宮管記及高宗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
於高宗曰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進居
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
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太建

元年重以本官掌東宮管記除太子庶子兼通事舍人
轉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長沙王為江州刺史不循法度
高宗以王年少授瓊長史行江州府國事帶尋陽太守
瓊以母老不欲遠出太子亦固請留之遂不行累遷給
事黃門侍郎領羽林監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又
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俄授散
騎常侍兼度支尚書領揚州大中正至德元年除度支
尚書參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

梁武帝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
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
雅鑒人倫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右僕射袁憲舉瓊
高宗未之用也至是居之號為稱職後主甚委任焉瓊
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園池室宇
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
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病不視事俄
丁母憂去職初瓊之侍東宮也母隨在官舍後主賞賜

優厚及喪柩還鄉詔加賻贈并遣謁者黃長貴持冊奠祭後主又自製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時年五十詔贈領軍將軍官給喪事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長子從宜仕至武昌王文學第三子從典字由儀幼而聰敏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從典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年十三作柳賦其詞甚美瓊時為東宮管記宮僚竝一時俊偉瓊示以此賦咸竒其異才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家中墳籍皆付從典從典乃集瑜

丈為十卷仍製集序其丈甚工從典篤好學業陳涉羣
書於班史尤所屬意年十五本州舉秀才解褐著作佐
郎轉太子舍人時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瓊詩總命
從典為謝啓俄頃便就文華理暢總甚異焉尋授信義
王文學轉太子洗馬又遷司徒左西掾兼東宮學士丁
父憂去職尋起為德教學士固辭不就後主勅留一員
以待從典俄屬金陵淪沒隨例遷關右仕隋為給事郎
兼東宮學士又除著作佐郎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

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值隋末喪亂寓居南陽郡以疾卒時年五十七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郎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畧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製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學博

士遷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宣城王為揚州刺史
野王及琅邪王褒竝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
青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
稱為二絕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
黨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
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
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京城陷野王逃會稽尋往
東陽與劉歸義合軍據城拒賊侯景平太尉王僧辯深

嘉之使監海鹽縣高祖作宰為金威將軍安東臨川王
府記室參軍尋轉府諮議參軍天嘉元年勅補撰史學
士尋加招遠將軍光大元年除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
太建二年遷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野王兼東宮管記
本官如故六年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
梁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宮僚有濟陽江總吳國陸
瓊北地傅縡吳興姚察竝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遷
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餘官竝如故十三年卒時

年六十三詔贈祕書監至德二年又贈右衛將軍野王
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朝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
能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第三弟充國早卒野
王撫養孤幼恩義甚厚其所撰著玉篇三十卷輿地志
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
洞冥紀一卷玄象表一卷竝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畧一
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傅緯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聿梁臨沂令緯幼聰敏

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梁太清末
攜母南奔避難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盡禮哀毀
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
集墳籍緯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為府
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世祖使顏晃賜瑒雜物
瑒託緯啟謝詞理優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世祖召為
撰史學士除司空府記室參軍遷驃騎安成王中記室
撰史如故緯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惠朗法師受三論盡

通其學時有大心曷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緯乃為明
道論用釋其難其畧曰無諍論言比有弘三論者雷同
訶詆恣言罪狀歷毀諸師非斥衆學論中道而執偏心
語忘懷而競獨勝方學數論更為讐敵讐敵既構諍鬪
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
苦聚集答曰三論之興為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
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
擁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

龍象之騰驤鯢鵬之博運蹇乘決羽豈能舛望其間哉
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
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
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學之中取寤復
別如是展轉添糅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准擇而行之
何者為正豈不渾沌傷竅嘉樹弊牙雖復人說非馬家
握靈蛇以無當之卮同畫地之餅矣其於失道不亦宜
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

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覩緣爾乃應見敵
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
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即事而非
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覈有何嫉詐干犯諸師且諸師所
說為是可毀為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為哀若不可毀
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大小備在
聖誥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
之意耶斯則衰貶之事從弘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

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
耶且忿恚煩惱凡夫怕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可以
三修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永不宣揚但冀其
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寤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亦異
或有辭意相反或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
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讐敵鬪訟豈我
事焉罪業聚集鬪諍者所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
進化導則不如此即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

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阿毀之曲盛於茲矣吾願息
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拂異家生其恚怒者乎
若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說
於中論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偏在一法谷曰攝山
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所賞未衷其節彼靜守幽谷寂
爾無為凡有訓勉莫非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間然故其
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不然處王城之隅居
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客屑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

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銳騁異家街別解窺伺間隙邀冀
長短與相酬對摘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
須倚撫同異發擿疵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遁教以此
為病益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為
法師所貴耶法師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
道德之事不止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人
間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為可讓也若他人
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

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
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
言諍與不諍偏在一法何為獨褒無諍耶詎非矛盾無
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生於心矣非謂所說之
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偏著為失言無
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為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
為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
忘寧不存勝者乎斯則矜我為得棄他之失即有取舍

大生是非便是增諍答曰言為心使心受言銓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造偽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陳教誡深致防杜說見在之殃咎敘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有忘愛軀冒峻制蹈湯炭甘麤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回首革音耶若以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

劣也亦無所包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
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
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爾於彼
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極夜擊柝瞋目以爭
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
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論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鷦鷯已
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數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
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須諍者此

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為子言之何則若依
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
于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
固知本來不諍是物之真矣答曰諍與無諍不可偏執
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
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為前居前而望後則為後而
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為彼此呼彼為彼彼此之
名的居誰處以此言之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

惡可恒守邪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牢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為也無不為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桎之不脫懸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有類雖驕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髣髴遐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而言我聰明

我知見我計校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為疎矣他人者實
難測或可是凡夫真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
果報所應覩安得肆習矜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虛
已而遊乎世俛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水咸見
清風在林羣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
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堂堂乎豈復見
有諍為非無諍為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
俱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

予疲屑舌消晷漏唯對於明道戲論於糟粕哉必欲且
考真偽覈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
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
以觀其妙矣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除散
騎侍郎鎮南始興王諮議叅軍兼東宮管記歷太子庶
子僕兼管記如故後主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
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綽為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
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焉甚為後主

所重然性木彊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
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佞親幸專制衡軸而緯益
疎文慶等因共譖緯受高麗使金後主收緯下獄緯素
剛因憤恚乃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
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
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
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生民
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

貨賂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
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緯曰我
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綽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
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
死獄中時年五十五有集十卷行於世時有吳興章華
字仲宗家世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頗覽經
史善屬文侯景之亂乃遊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
歐陽頠為廣州刺史署為南海太守及歐陽紇敗乃還

京師太建中高宗使吏部侍郎蕭引喻廣州刺史馬靖
令入子為質引奏華與俱行使還而高祖崩後主即位
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抵之乃除大市令既雅非所
好乃辭以疾鬱鬱不得志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
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
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
嬖寵惑於酒色祀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

將棄之草莽諂佞譏邪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臺矣書秦後主大怒即日命斬之

史臣曰蕭齊陸瓊俱以才學顯著顧野王博極羣典傳經聰警待達竝一代之英靈矣然緯不能循道進退遂寘極絀悲夫

陳書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陳書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歐陽愛

欽定四庫全書

陳書卷三十一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五

蕭摩訶

字世廉

任忠

樊毅

弟猛

魯廣達

蕭摩訶字元肩蘭陵人也祖靚梁右將軍父諒梁始興

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姑夫蔡路養時

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高祖赴
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祖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
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于侯安都安都遇之甚
厚自此常隸安都征討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為寇高
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
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
見矣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
軍披靡因稍解去安都乃免天嘉初除本縣令以平留

異歐陽紇之功累遷巴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著絳衣棒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

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銃覲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退走以功授明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廉平縣伯邑五百戶尋進爵為侯轉太僕卿餘如故七年又隨明徹進圍宿預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人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持節武毅將軍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

齊遣其將宇文忻率衆爭呂梁戰於龍晦時忻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軍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鑕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鑕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為虜矣明徹乃奮髯曰寡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周兵並至摩訶又請於明徹曰今求戰不得

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耻願公引步卒乘馬輦
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馳驅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
明徹曰弟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命專征不能戰
勝攻取今被圍逼處慙實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為總督
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
摩訶因率馬軍夜發先是周軍長圍既合又於要路下
伏數重摩訶選精騎八十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
旦達淮南高宗詔徵還授右衛將軍十一年周兵寇壽

陽摩訶與樊毅等衆軍赴援無功而還十四年高宗崩
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主傷而不死叔陵奔東府
城時衆心猶預莫有討賊者東宮舍人司馬申啓後主
馳召摩訶入見受勅乃率馬步數百先趣東府城西門
屯軍叔陵惶遽自城南門而出摩訶勒兵追斬之以功
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封綏遠郡公邑三千戶叔陵
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悲以賜之尋改授侍中驃
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閣聽事置鵠尾

後主特賜摩訶開黃閣門施行馬聽事寢堂竝置鴟尾
仍以其女為皇太子妃會隋總管賀若弼鎮廣陵窺覷
江左後主委摩訶備禦之任授南徐州刺史餘竝如故
禎明三年正月元會徵摩訶還朝賀若弼乘虛濟江襲
京口摩訶請兵逆戰後主不許及若弼進軍鍾山摩訶
又請曰賀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壘塹未堅人
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克之後主又不許及隋軍大至
將出戰後主謂摩訶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

陣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後主多出金帛頒賞
諸軍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崗居衆軍之南偏鎮
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次
之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
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望形勢及見衆
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
振更分軍趣北突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
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摩訶無所用力焉為隋

軍所執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
摩訶請弼曰今為囚虜命在斯須願得一見舊主死無
所恨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
取食而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其年入隋
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
時年七十三摩訶訥於語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
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
射獵無日不畋遊及安都東征西伐戰勝攻取摩訶功

實居多子世庶少警俊敢勇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
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故脫有所言及世庶對
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為之歔歔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
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之功為
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妻子先已籍沒智深收摩訶
屍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潁川陳禹亦隨摩訶
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
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徽不為鄉黨所齒及長譎詭多計畧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為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眾寇抄範命忠與主帥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眾入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王琳立蕭莊署忠為巴陵太守琳敗還朝遷明毅將軍安湘太守

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內史華皎之
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平高宗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
釋而不問太建初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
直閣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內史秩滿入為右軍將軍
五年衆軍北伐忠將兵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
於大岷遂北至東關仍克其東西二城進軍蘄譙並拔
之徑襲合肥入其郭進克霍州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
封安復縣侯邑五百戶呂梁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

詔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進號寧遠將軍霍州刺史入為左衛將軍十一年加北討前軍事進號平北將軍率衆步騎趣秦郡十二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率步騎趣歷陽周遣王延貴率衆為援忠大破之生擒延貴後主嗣位進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為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都郡公邑三千戶出為吳興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及隋兵濟江忠自吳

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議
忠執議曰兵家稱客主異勢客貴速戰主貴持重宜且
並兵堅守宮城遣水軍分向南豫州及京口道斷寇糧
運待春水長上江周羅暉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計
矣衆議不同因遂出戰及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
啓云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主
信之勅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當奉迎後主令
宮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

忠乃率數騎往石子崗降之仍引擒虎軍共入南掖門
臺城陷其年入長安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卒時年七十
七子幼武官至儀同三司時有沈客卿者吳興武康人
性便佞忍酷為中書舍人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為
事由是自進有施文慶者吳興烏程人起自微賤有吏
用後主拔為主書遷中書舍人俄擢為湘州刺史未及
之官會隋軍來伐四方州鎮相繼以聞文慶客卿俱掌
機密外有表啓皆由其呈奏文慶心悅湘州重鎮冀欲

早行遂與客卿共為表裏抑而不言後主弗之知遂以無備至乎敗國二人之罪也隋軍既入竝戮之前闕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司州刺史魚復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益州刺史新蔡縣侯毅累葉將門少習武善射侯景之亂毅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文皎於青溪戰歿毅將宗族子弟赴江陵仍隸王僧辯討河東王肅譽以功除假節威戎將軍右中郎將代兄俊為梁興太守領三

州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
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營中將士皆驚擾殺獨與
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命衆乃定
焉以功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貞威將軍封夷道縣伯
食邑三百戶尋除天門太守進爵為侯增邑并前一十
戶及西魏圍江陵毅率兵赴援江陵陷為岳陽王所執
久之遁歸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
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天嘉二年授

通直散騎常侍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武州刺史太
建初轉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邑一千戶入為左衛將
軍五年衆軍北伐毅率衆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
軍於賴口齊援滄陵又破之七年進克潼州下邳高柵
等六城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為大都督進號平北將軍
率衆渡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
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將兵圍壽陽詔
以毅為都督北討前軍事率水軍入焦湖尋授鎮西將

軍都督荊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十二年進督沔漢諸軍事以公事免十三年徵授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荊州刺史後主即位進號征西將軍改封逍遙郡公邑三千戶餘並如故入為侍中護軍將軍及隋兵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京城陷隨例入關頃之卒

猛字智武毅之弟也幼倣儻有幹畧旣壯便弓馬膽氣
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虜短兵接殺傷甚衆臺
城陷隨兄毅西上京累戰功爲威戎將軍梁安南侯蕭
方矩爲湘州刺史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
漢江東下方矩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
以拒之時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江爭峽口相持久之
不能決法和揣紀師老卒惰因令猛率驍勇三千輕舸
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衆倉卒驚駭

不及整列皆棄艦登岸赴水死者以千數時紀心脅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曲三千餘人蒙楯橫戈直登紀舟瞋目大呼紀侍衛皆披靡相枕藉不敢動猛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艣中盡收其船艦器械以功授游騎將軍封安山縣伯邑一千戶仍進軍撫定梁益蜀境悉平軍還遷持節散騎常侍輕車將軍司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二千戶永定元年周文育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獲琳乘勝將畧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

攻豫章進逼周迪軍敗爲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王琳敗還朝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永陽太守遷安成王府司馬光大元年授壯武將軍廬陵內史太建初遷西毅將軍始興平南府長史領長沙內史尋隸章昭達西討江陵潛軍入峽焚周軍船艦以功封富川縣侯邑五百戶歷散騎常侍遷使持節都督荊信二州諸軍事宣遠將軍荊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後主即位增邑并前一千戶餘竝如故至德四年授使持節都督南豫州諸

軍事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猛在京師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竝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爲水軍於白下遊奕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軍懼具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又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于隋

魯廣達字遍覽吳州刺史悉達之弟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或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

動以千數而魯氏尤多釋褐梁邵陵王國右常侍遷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假節壯武將軍晉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員外散騎常侍餘如故高祖受禪授征遠將軍東海太守尋徙爲桂陽太守固辭不拜入爲員外散騎常侍除假節信武將軍北新蔡太守隨吳明徹討周迪於臨川每戰

功居最仍代兄悉達爲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邑五百戶光祿大夫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率衆軍進討軍至夏口皎舟師彊盛莫敢進者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戰艦既交廣達憤怒大呼登艦樓獎勵士卒風急艦轉樓搖動廣達足跌墮水沉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持節智武將軍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拓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

氏將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以功增封并前二千戶仍還本鎮廣達爲政簡要推誠任下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留二年五年衆軍北伐畧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會於大峴大破之斬其數城主張元範虜獲不可勝數進克北徐州乃授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入爲右衛將軍八年出爲北兗州刺史遷晉州刺史十年授使持節都督合霍二州諸軍

事進號仁威將軍合州刺史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將兵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爲掎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充晉等各自拔諸將竝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因免官以侯還第十二年與豫州刺史樊毅率衆北討克郭默城尋授使持節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上十州諸軍事率舟師四萬頓江夏周安州總管元景將兵寇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之後主即位入爲安左將

軍尋授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至德二年授安南將軍
徵拜侍中又爲安左將軍改封綏越郡公封邑如前尋
爲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衆於白土崗南
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鼓率勵敢
死冒刃而前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營殺傷甚衆如是
者數四焉及弼攻敗諸將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
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
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

涕泣歔歔於是乃就執殯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
朝淪覆遘疾不治尋以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書令江
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詩曰黃泉雖抱恨白
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總又製廣達墓銘
其畧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
背義介冑無良獨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
霜懷恩感報撫事何忘初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廣達
長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擒虎

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京師乃自劾廷尉請罪
後主謂之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
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黃金即日還營廣達有
隊主楊孝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
辯揮刃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畧亦一代
匹夫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徒歟任忠雖勇
決彊斷而心懷反覆誣紿君上自贖其惡鄙矣至於魯

廣達全忠守道殉義忘身蓋亦陳代之良臣也

陳書卷三十一

陳書卷三十一考證

蕭摩訶傳其姑夫蔡路養時在南康○姑南史作姊

陳書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陳書卷三十二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六

孝行

殷不害弟不佞

謝貞

司馬暉

張昭

孔子曰夫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乎孝者百行之本人

倫之至極也凡在性靈孰不由此若乃奉生盡養送終
盡哀或泣血三年絕漿七日思蓼莪之慕切追顧復之
思深或德感乾坤誠貫幽顯在於歷代蓋有人矣陳承
梁室喪亂風漓化薄及迹隱閭閻無聞視聽今之採綴
以備闕云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任齊豫章王行參軍
父高明梁尚書中兵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
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

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廷尉平不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遷鎮西府記室參軍尋以本官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朝廷政事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又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氍毹席被褥單複畢備七年除東宮步兵校尉太

清初遷平北府諮議參軍舍人如故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羗胡雜種衝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為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簡文夜夢吞一塊土意甚不悅以告不害不害曰昔晉文公出奔野人遺之塊卒反晉國陛下此夢事符是乎簡文曰若天有徵冀斯言不妄梁元帝立以

不害為中書郎兼廷尉卿因將家屬西上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於時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道路遠近尋求無所不至遇見死人溝水中即投身而下扶捧閱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屍而哭每舉音輒氣絕行路無不為之流涕即於江陵權殯與王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朝其年詔除司農

卿尋遷光祿大夫八年加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京城陷僧首來迎不害道病卒時年八十五

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仕梁起家為尚書中兵郎甚有能稱梁元帝承制授戎昭將軍武陵王諮議參軍承聖初遷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佞巡撫招集鰥寡而至

者以千數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之禮高祖受禪起為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之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栢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世祖即位除尚書左民郎不就後為始興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世祖崩廢帝嗣位高宗為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

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右丞王暹等謀矯詔出高宗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勅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高宗即位以為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加招遠將軍尋除大匠卿未拜加員外散騎常侍又兼尚書右丞俄遷通直散騎常侍右丞如故太建五年卒時年五十六詔贈祕書監第三兄不疑次不占次不齊竝早亡不佞最小事第二寡嫂張

氏甚謹所得祿俸不入私室長子梵童官至尚書金部郎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祖綏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蘭正員外郎兼散騎常侍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是親族莫不奇之母王氏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

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畧通五經大旨尤善左氏傳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父蘭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嵩乃共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為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自後少進饘粥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陷沒嵩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高祖受禪嵩還鄉

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太建五年貞乃還朝除智武府外兵參軍事俄遷尚書駕部郎中尋遷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為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為記室辟貞為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將有異志因與卓自踈於王每有宴遊輒辭以疾未嘗參預叔陵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卓獨不坐後主仍詔貞入掌中宮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

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為讓表後主覽而奇之
嘗因宴席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作
後主因勅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處未有祿秩可賜
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勅起還府仍加招
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勅報曰省啓具懷雖知哀
勞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
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
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

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慟
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
信哉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
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吏部尚書吳興姚察與貞友善
及貞病篤察徃省之問以後事貞曰孤子豐禍所集將
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
塵厚德即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為永訣弱兒年甫六歲
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為託耳是夜卒勅賻

米一百斛布三十匹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因啓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即有勅長給衣糧初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躋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歛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屍陀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為獨異耳可用薄板周身

載以露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又吾終歎兄弟無他
子孫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
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初貞在周
嘗侍趙王讀王即周武帝之愛弟也厚相禮遇王嘗聞
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
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
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
臣願放還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

所有集值兵亂多不存

司馬暲字文昇河內溫人也高祖晉侍中光祿勳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之後父子產梁尚書水部侍郎岳陽太守即梁武帝之外兄也暲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至號慟必致悶絕內外親戚皆懼其不勝喪父子產每曉喻之逼進饘粥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暲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

兒面顏顛顚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為有子矣羅兒
即嵩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
逾甚廬于墓側一日之內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
連接山阜舊多猛獸嵩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
棲宿廬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傳之承聖中除太子
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殞失所嵩
以宮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
詔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樂布

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
方知臣道即勅荊州以禮安厝太建八年自周還朝高
宗特降殊禮賞錫有加除宜都王諮議參軍事徙安德
宮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司州大中正卒于
官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沉敏好學江陵之陷隨
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曷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
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皆皸瘡及至都以中風冷遂
致孳廢數年方愈稍遷鄱陽王錄事參軍沅陵王友司

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者父熲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隣里聞其哭聲皆為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

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
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癰年並未五十終于
家子胤俱絕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于會稽剡縣居家以孝
聞及丁父憂哀毀而卒高宗嘉之詔改其所居清苦里
為孝家里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性窮神
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記云塞乎天地盛哉

陳書卷三十二

陳書卷三十二考證

殷不害傳祖任齊豫章王行參軍○任南史作汪

陳書卷三十二考證